

幻界·书系

■海之翼 著

卜梦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幻界·书系

卜梦

海之翼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卜梦/海之翼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3
ISBN 7 - 5387 - 2095 - 2

I. 卜... II. 海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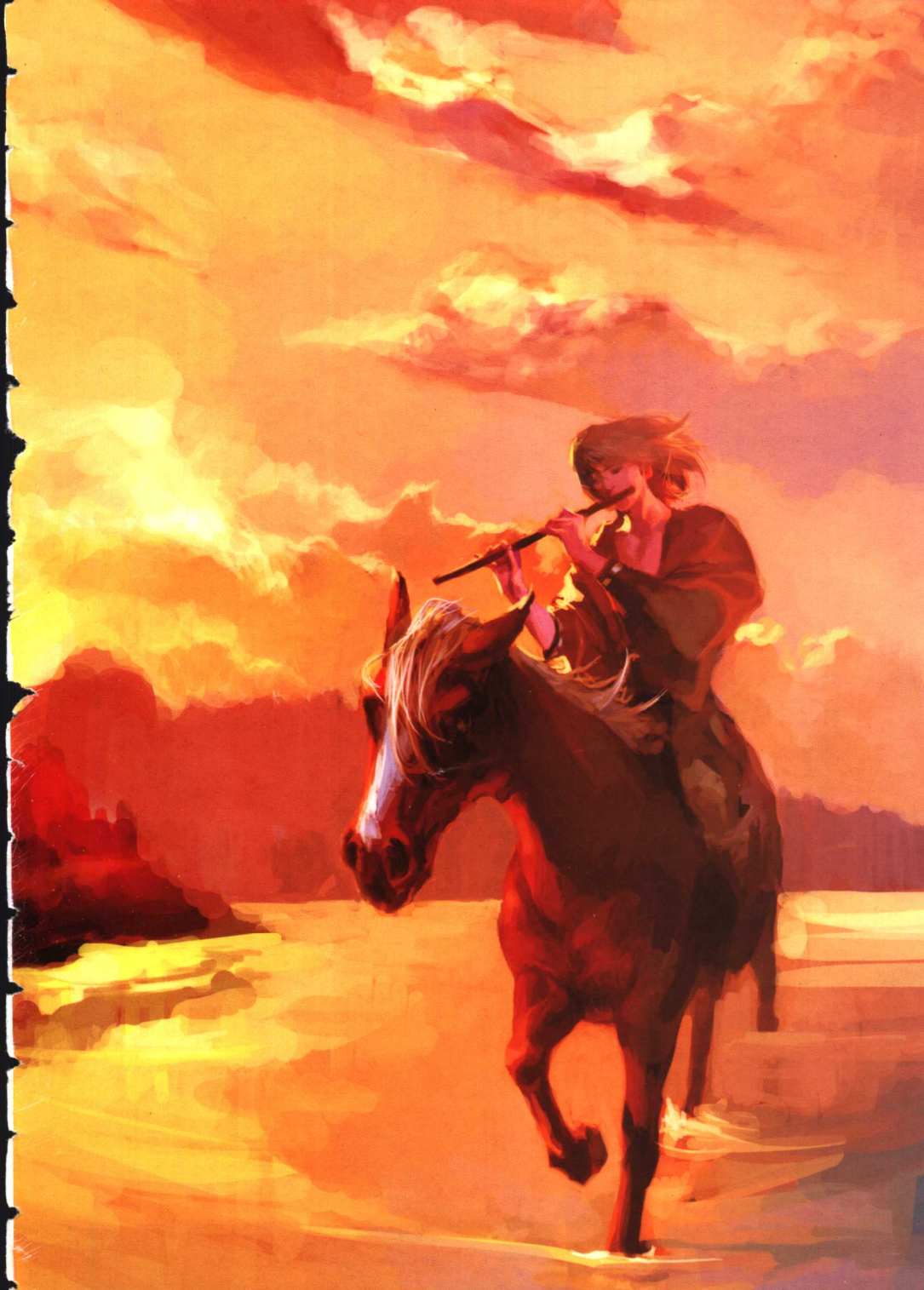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098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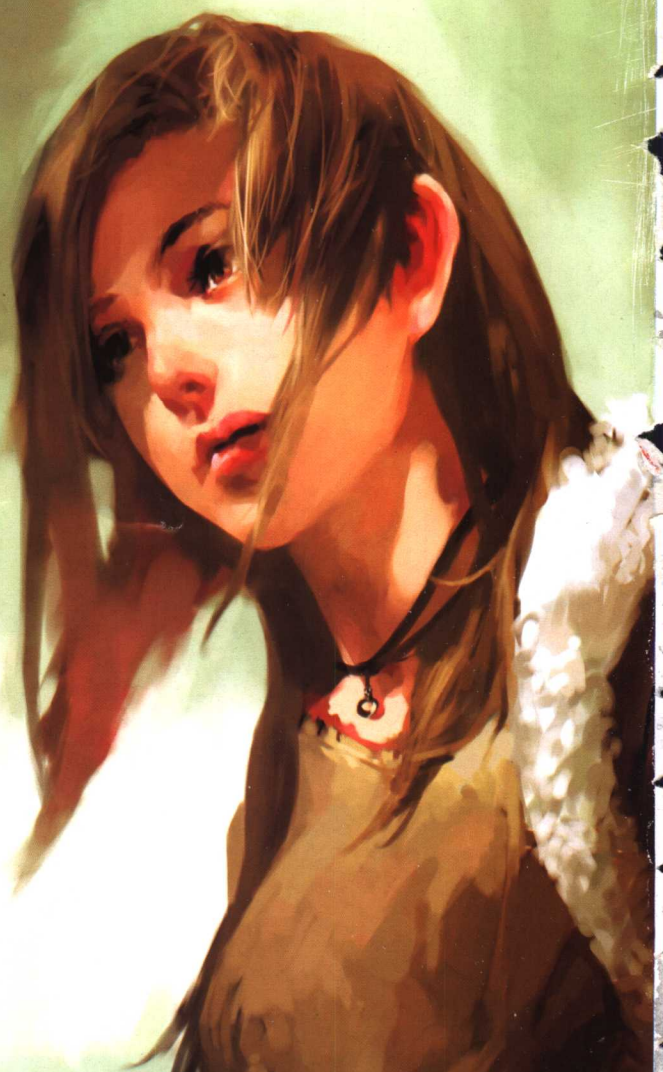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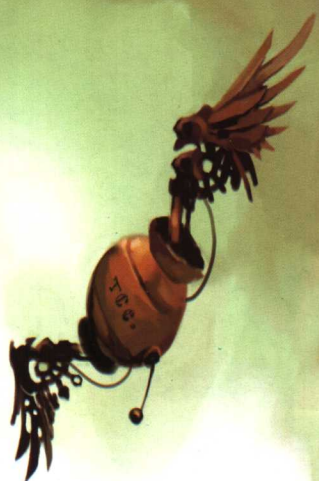
幻界·书系

卜 梦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长春新华印刷厂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80 千字
印 张	9. 75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目录

Content

- 002 五色五生
——解读海之翼的多彩“幻界”
- 008 卜梦·离魂
- 094 庄园迷梦
- 129 蝶泪
- 177 魂殇
- 223 屠龙·咒怨
- 269 紫藤花苑之青镜明眸
- 306 夕阳谷(跋)

五色五生

——解读海之翼的多彩“幻界”

思绪作舟，泛航脑海：在新疆某个远离尘嚣的地方，一个兰心蕙质的女子，独自安静地编织着一篇篇绚丽多姿的文章。她，便是海之翼！感慨之余，不禁莞尔。茫茫人海，与海之翼的认识肯定是一种缘分。

欣闻海之翼的奇幻文集《卜梦》将要付梓，由衷表示祝贺。拜读过书稿后心有所感：“人生如梦，色彩斑斓；一色一生，亦幻亦空。”文集中的六篇文章恰似撷取了生活的五种色彩，而海之翼却以这五色为颜料，将自己的幻想世界装点得绚丽缤纷，并独具匠心地演绎出了人生那一幕幕鲜明的悲欢离合。然而，在海之翼多姿多彩的幻想世界中，不论行文如何跌宕起伏，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主题却是那永恒的一个“情”字：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、对生活的热情幸福的渴望之情……

· 白 ·

晶莹——一个占卜师，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女孩。她能把

乾坤天地攥在手心里，能让万事万物随着心意运转。然而，苍白、孱弱、孤寂却是她整个生命中的主题，爱与被爱的抉择始终在煎熬着她那纯洁的心灵。

《卜梦·离魂》中，晶莹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她甚至能操控天下势态的发展，但这却是用自己的光明与成长作为代价的。“可就连自己都救赎不了……”当晶莹道出自己这深深的无奈时，我们便可以感觉得到作者那莫大的讽刺：拥有这样无上的力量，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这讽刺不仅寓意于文章之中，更寓意于文章之外——这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无奈！“大师兄，其实你哪里都比他好，可我就是喜欢他……原来，喜欢一个人，是没有办法的事呀……”这种无奈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愤世嫉俗，只是单纯的无奈而已，虽然苍白，但却纯洁。

然而文中绝不止这一点，在这无奈的背后，我们应该看到的却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。诚然，晶莹极爱慕延，为了他不惜出卖自己的力量，忍受良心的煎熬，即使知道仅仅是被利用而已。但在最后，她终于亲手解除了自己的禁制，杀死了慕延。她并没有舍弃对慕延的爱，她的殉情也是对无奈的一种最为激烈的抗争——她不是要与慕延同死，而是要与他共生。

晶莹的文字，晶莹的情愫，《卜梦·离魂》——晶莹洁白的人生！

· 红 ·

《魂殇》通篇的背景颜色是红。

血族的世界：吸血、杀戮，还有魔鬼那疯狂的爱，在作者的笔

下勾勒出了一幅暗红色的画卷。依卡奥是血族的魔鬼，所以他的爱来得更加恣意、更加狂热、更加惨烈。这种汪洋恣肆般的感情，从侧面反映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激情。这激情已经超脱了男女之间的爱，这激情在作者心情的阴霾之中洋溢着、飞溅着，充满了对阳光、对自由、对美好的追求，是对生活的一种强烈渴慕。

文章的结局中，依卡奥与杜拉为了爱而放弃生命。这样的结局是作者激情的沸腾，让我感叹作者对生活的渴慕竟然强烈如斯。通篇暗红冷寂的背景并不是作者消极低沉的表现，而是衬托着作者可以将鲜血甚至生命燃烧，去追求自己信仰的决绝意志。

《魂殇》：燃烧的红色激情——凤凰涅槃的壮烈也莫过于此！

· 紫 ·

《庄园迷梦》是一篇推理悬疑的西式奇幻，其中让我深有感触的却是里弗斯伯爵与其女瑞蓓卡的亲情。

文章开始瑞蓓卡出场的那段描写就极具功底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，”他（里弗斯伯爵）的脚刚踏出卧室的门，瑞蓓卡就像只小鸟似的扑进了他的怀抱，两条白皙修长的手臂圈住了他的脖子，扬起美丽的脸看着他，一脸明媚的喜悦，“您怎么起得这么晚，我等您好久呢！”她嘟起小嘴，不依不饶地撒娇。

短短一百字的动作与语言的勾勒，就将一个活泼开朗天真无瑕的少女形象，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了读者眼前。让人第一眼

就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形象。之后，文章围绕着里弗斯伯爵与精灵公主的恩怨情仇的展开，感觉只是为了烘托文章中这种隐藏的亲情。侦探霍金森之所以帮助里弗斯伯爵，就是被他对女儿的亲情打动；连庄园中一夜之间绽放出来，无比诡谲的昙花都是温馨的紫色。

“心就是一片迷梦森林，太多的欲望淹没了纯洁的梦想和本真的自己，再回头时已面目全非了。”里弗斯伯爵的罪恶罄竹难书，倘若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话，那就是他对瑞蓓卡的浓浓亲情。这也是这篇文章打动我的地方。

在海之翼为数不多的拥有亲情氛围的文章中，《庄园迷梦》是紫色的。这紫色的迷梦不是冷酷的噩魔，而是温馨的亲情！

· 蓝 ·

《蝶泪》让人想起了经典的《梁祝·化蝶》。同样凄美的故事，在海之翼凄美的文字演绎下别具一格，应当是如文中的含笑花般的苍蓝色——忧郁的蓝。

可以明显地感觉到，创作《蝶泪》时的海之翼，不论是笔法还是心境都有了质的变化。倘若说写《魂殇》时，海之翼想要表达的感情还非常明显外露的话；那么在创作《蝶泪》时，她已经能够很清楚理智地去控制局面，不为自己的感性所影响了。行文如生活，倘若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过于强烈，那么作品本身往往会被这种欲望所遮蔽。因此，《蝶泪》不论从笔法上还是从想要表达的主题上看，都已经成熟含蓄起来，没有让想要表达的东西生硬地突兀出来。倘若海之翼以前是将自己当做文章中的主角去

演绎创作的话，那么现在她已经能够冷静地安排文中人物的宿命，将自己置身事外，当一个主宰者，如同命运女神一般冷眼操纵着一切盛衰荣辱，操纵着一切风云变幻，操纵着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
《蝴蝶泪》这种以淡然的口气述说婉转悲怆的故事的手法，已经有了八分的火候。文章中始终涌着一层淡淡的忧伤，蓝色的忧伤——但这种蓝调比较平和安静，一如作者心境的写照。

· 黑 ·

黑色一般都能让人感觉到庄严肃穆与阴暗低沉，然而人们都忘了这种颜色的包容性。无论什么颜色，与黑色相调的话，最终仍然是黑色——这就是黑色的包容。《屠龙·咒怨》所要表达的主题已经不再局限于“情”了，而是升华到了一种对人性的一种包容。

黑夜包容了黎明的希望，黑瞳包容了凝视的爱慕，驺龙玄泽包容了莹雅的仇恨。可以说，作者此时的心境已经修养得广博如海。以前的海之翼，或许抱怨过命途的多舛、上天的不公，但是此时已经能够包容这一切。这种心境不同于《卜梦·离魂》中的无奈，这种包容绝对是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观，是无怨的、平和的、博爱的，如同佛法一般无欲无垢。

这样的一种写作境界也许短暂，却让我想起佛祖拈花传法、迦叶微笑领悟的场景——刹那在瞬间升华为了永恒！

掩卷长思，灵台一片清明。在海之翼那令人目眩神迷的幻

想世界背后，竟是那样一片澄澈的天宇。而她那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、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的想象力仿佛插上了翅膀，隐隐有了搏击长空的大家风范。

或许此文集中的文章并不是海之翼最好的，但却是最能反映她创作历程的。同为《科海故事博览·幻界》的作者，我只是将写作当作一种兴趣爱好，而海之翼却是当作了一种事业来努力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写作这条道路上，她已经超前于我甚远。

最后，如她自己笔名所寓意一般，希望她能向海借一双坚强有力的翅膀，飞向属于自己的更加美好广阔的幻想世界！

明 石

2005 年平安夜于湖北工业大学草莓园

卜梦·离魂



· 一 洗手 ·

“铛，铛，铛！”梵叶殿的沉日钟已过了三响，雄魂低沉的钟声跌荡扩散，回荡在皇城的每个角落，半晌方消。三更已过，夜愈深了，黑暗中的雨越下越大，打在窗檐上，噼啪作响，却挡不住远处的清华宫中飘出的菲靡乐音，轻轻袅袅地传来，像一条纤细的蛇，从幽暗的虚空缓缓游来，从耳入心，一点点的啃啮。

她木然地听着，没有表情，没有声音，一双白皙得近乎透明的小手静静地放在膝前的沙盘上。紫檀木心制成的沙盘，长四尺，宽两尺，散发着淡淡的迷迭的香。沙盘中铺满细致的银色沙粒，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光晕朦朦，就像暗沉的苍穹散布闪烁的星辰。深紫的盘身上雕琢着精致细密的纹路，交缠成一张张女子的脸。每一幅面容都是惊人的酷似，同样苍白的肤色，空洞的表情，紧闭的眼帘，

惟一的鲜艳是两片微张的唇，似乎有话想说，又像是一个已经凝固的咒，妖异而神秘。

凄风冷雨伴着迷离乐音从大开的窗子扑进来，满室瑟瑟彻骨的阴寒，两旁侍立的宫女们悄悄地裹紧了衣服，勉力抵制牙关的咯咯作响，连琉璃灯罩下的烛火也畏寒般的颤动不已。

她就坐在窗下，单薄瘦小的身体凝滞成一座塑像，毫无反应地承受风雨侵袭，衣服已完全湿透，席地的长发也被风吹得凌乱不堪。跳动的灯光映上她幼小的面容，明暗不停变幻，苍白的肌肤越发没了血色，阴仄慑人，仿佛是来自地底的游魂。

一个宫女实在耐不住了，小心翼翼地过来，手指刚搭上窗沿，就被尖利冰冷的童音喝住：“我不冷，为什么要关窗？”

宫女像是被针刺到，忙不迭缩回手，颤栗着应了声“是”，低头退到原位。

女童从沉寂的冥想中醒来，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低声叱道：“谁让你们点灯的！我不需要，为什么要点灯！”小小的人儿，口中吐出的话却比风雨还要寒意森然，“你们若是怕冷怕黑，为什么不出去！反正你们根本就不曾把我放在眼里，又何必站在那里装模作样！”

她的脸埋在暗沉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，只隐约可见她脸上有微微的悸动。一众女子噤若寒蝉，面面相觑。宫女长硬着头皮上前，正要吹灭那盏昏黄的灯，却已晚了，女童的手微动，一条闪着磷光的墨色缎带从手中抛出，轻如流云，破风之声却尖锐刺耳，宫女长未及躲闪，缎带已从她脸旁一扫而过，她的身体重重地撞在墙上，被缎带扫中的左颊高高肿起，殷红如血，火炙般地剧烈疼痛。

那女子匍匐在地，蜷缩成一团，紧咬着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的呻吟。其余的宫女也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却没有一个人哀告求饶，因为她们知道，在她暴怒的时候，她们一切的言行举动，都会被当作是

对她的不恭和反抗，从而招至更残酷的惩罚。

灯已经熄灭了，漆黑的大殿里沉寂如死，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到，只有风雨更加肆虐地横扫进来，让殿内的阴寒更重。一道雪亮的闪电突然凌空击下，刹那间的炫目光芒照亮了这黑暗的房间，照亮了女童僵冷诡异的幼小面容，和角落里那群惶恐颤栗的可怜女子。

“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到吗？还不出去！”女童呵叱的口气仍然严厉，却隐含着些许的不忍和歉意。宫女们如遇大赦，急忙扶起地上的宫女长，踉跄着奔逃出天平殿。

她们跑上悠长的回廊，刚到第一个转角处，就听到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声狂笑从殿中传来，充满着无以言表的怨怒和痛楚，伴着咆哮的风雨声和远远传来的轻绵乐音，格外地刺耳惊悚。

笑声渐渐低沉，终于寂然。一个小宫女惊魂甫定地看着身边的同伴，轻声道：“她又在哭了。唉，她也实在很可怜。”

“哼，你可怜她，她什么时候可怜过你，可怜过我们？”一个女子愤愤地接口，“每次都是这样，清华宫一有欢歌饮宴，她就要拿我们出气，打骂折磨一番，把我们赶走，然后她一个人先是笑后是哭的，我看她根本就是个疯子！”

“我真是想不通，渊朝是这么大的国家，难道就找不到能人？皇上为什么要拜这样一个古怪的小孩子为国师？”她旁边的女子低声嘀咕。

“她哪里是小孩子啊？你见过那么可怕的小孩子吗？我看她就是妖怪，据说……”

“好了，都住口！”宫女长抚着仍然火热疼痛的脸颊低喝道，“祸从口出，大家都小心点。不管她是疯子还是妖怪，她总是大渊的国师，而且皇上对她宠信得很，言听计从的，这些话要是传到皇上那里，大家都得没命。还是忍忍吧，谁让我们生来就是受气的命

呢……”

她真的在哭。她的笑大声而尖锐，泪水却总在沉默中汹涌。她伏倒在黑暗中，伏倒在自己缀满银白星芒的墨色长袍上，蜷缩着，抱紧自己的身体。那样纤细弱小的身体，是除了沙盘之外，她惟一的拥有。

她听不到宫女们的窃窃低语，但很清楚她们是怎样的痛恨和厌恶她，她并不在乎，反正这世上从没有人喜欢她，包括那个人在内。他宠信她，容忍她，不过是因为她还有用，若是有一天他不再需要她的力量了，会怎样对待她，她一直不敢想。

她抚摸着自己的双手，轻轻地，又狠狠地。就是这双手，他需要的，仅仅就是她的手。这双手，具有操纵天地万物的力量；这双手，是她灾难和痛苦的源头。

她疯狂地笑着，把手指放入口中，只要咬下去，就毁掉了她的一切，她天赐的力量，她的爱恨怨痛，还有她和他惟一的牵连。她多少次下定了决心，多少次狠不了心，她不怕痛，只怕他从此就不再要她了。

还是就这样下去吧，否则又能如何？她缩回手，继续抱紧自己，无声地哭泣。清亮明澈的泪水从绵长的睫毛下流出，落在墨色长袍上，并不渗入，而是蜿蜒流淌着，仿佛夜空中闪亮的银河。

“晶莹，怎么又哭了？”是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？那样的熟悉，一字字的疼惜爱怜，柔情缱绻，温暖地包围着她。她无动于衷，那只是埋藏在心底的声音而已，没有谁在她身边，没有谁会再叫她晶莹，她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两个字曾经是自己的名字。

曙色微熹，天平殿紧闭的大门外响起内务总管尖细的声音，一如既往的慢条斯理，“吉时就要到了，请示国师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知道了，叫她们进来为我更衣梳洗。”女童嗯了一声，随意地吩咐。就在门外的人答应着准备转身离去之时，她的声音又从殿

里传出，冷冷地加上一句：“莫忘了去叫醒皇上，今天可是祭天大典的郑重日子，吉时可不能错过！”

总管满是赘肉的脸上泛起一丝嘲讽的笑，声音却仍是恭顺，拖着悠长的尾音：“是！”

门外的人走开了，她的世界又重归寂静，悲伤和泪水已经收敛，至少没有人能从她的脸上看出那些潜藏的伤口。她是浩浩大渊的国师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她的话出口便绝无更改，无人敢怠慢违抗，不管那些执行者心中是如何的不屑和嘲笑。

她静静地坐着，听到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，许多的脚步轻缓地鱼贯而入。昨夜的一场大雨洗尽了春日干燥的浮尘，滋润了窗外繁茂的花树，清亮的水珠沾在枝叶上，慢慢凝成丰盈明澈的珍珠，滴落在门前白玉石铺就的甬道上，绽放成透明的莲瓣，鸟儿在枝头欢跳着，无忧地鸣唱，一声声的明媚喜悦撩人心弦。

门开着，雨后纯净而微微清甜的空气在和煦的晨光里肆无忌惮地涌进来，灰尘被阳光映照得无处躲藏，蒙蒙地悬在半空，形成一个拱形的光晕，女童端坐在这光晕下，双手交缠着放在沙盘上，微扬着脸，露出眉间那道星芒状的印记，苍白的脸色笼上一层迷蒙的淡红，像一只沐浴在晨光中扬颈欲歌的黑色天鹅，优雅高贵，还有一种俯视众生的尊荣和威严。

宫女们捧着各种精致华丽的梳洗用具，垂首屏息，迤逦着来到她的面前，俯身半跪，放下手中的物品。宫女长的面容显然还有些红肿，其他侍女平静熟练的动作下，也都带着些微怯意的瑟瑟。

宫女长打开一个玲珑的小瓶，倒出一些晶莹的细粉，拌在清稠的花蜜里调匀，细细地涂满她纤小的手，另一个侍女燃起一支五寸长的“迷蝶香”，梦一般的迷幻香烟袅袅升起，扩散在大殿的每个角落，深吸一口，有说不出的轻松飘忽在身体里蔓延，畅快甜美。

一柱香燃尽，立刻有人捧过一只盛着温热牛乳的金盆，女童把